

歷史與空間

文學創作啟蒙時

前幾天在《香港文匯報》讀到香港作家黃仲鳴先生的《伯樂與無良編輯》一文，說的是台灣作家白先勇初習文學時遇到《文學雜誌》主編夏濟安，給予鼓勵和點撥，很快成為文學大家。而黃先生寫詩投稿時，遇到一位叫何大詩人的編輯，將他20行的詩刪改為4行，並在編後語中寫黃先生「每期寄了多少篇來，無一可取，這首詩刪刪復刪刪，修改又修改，才可刊出。」黃先生受此打擊，從此不再寫詩。讀了這篇文章，感慨頗深，不由得想起了文學創作啟蒙時遇到的幾位輔導老師。

那是1983年的夏天，那時候的夏天肯定不如現在炎熱，但文學氛圍肯定比現在濃厚。那時候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文藝界迎來了黃金的春天。縣委、縣政府為加強群眾文化輔導力量，一下調了三位年輕的文學輔導幹部到縣文化館。加上原有的一位老同志，力量之強可見一斑。

那時候文學地位很高，人們茶餘飯後談論最多的是文學，一個農民在國家級大刊物上發表幾首詩歌幾篇小說後，就可以把你農轉非調到城裡工作。那年夏天我還在紅星公社中學唸書，臨近畢業時忽然萌生了作家夢。

那是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打着雨傘去了洪雅縣文化館，50多歲的李克勤老師熱情地接待了我，收下我寫在作文本上的三首詩歌後，告訴我輔導文學創作的老師今天下鄉去了，他只管民間文學，他會把稿件轉給他，臨別把我送出門來。又是一個炎熱日的上午，我到縣文化館後，一位叫王健的老師接待了我，他說他認真看了我的稿件，很有基礎，決定錄用其中一首，發表在他們即將創辦的《群眾文化》小報上。這個消息讓我興奮不已，因為我從小喜愛文學，作文成績一直是全校第一，現在馬上面臨初中畢業了，家裡沒錢讓我繼續讀書，回去務農心有不甘，但人生之路在哪裡呢？那首小詩《夢》的發表給了我某種人生鼓勵，我創作的熱情一發而不可收，立志當一位作家。這以後，在王健老師的輔導下，連續在《群眾文化》報上發表了好幾首詩歌，其中一首描寫我家屋旁那顆酸鼻樹上白鶴強佔喜鵲之窩的兒童詩《白鶴，你說》，被推薦給了樂山市文化局主辦的文學刊物《沫水》，可惜稿件終審時，擔任雜誌實質主編的市委宣傳部張部長認為這首詩有諷刺老幹部之嫌，沒予通過。

那首詩歌雖然沒能榮登《沫水》雜誌，但絲毫沒有影響我的創作情緒。白天在田裡艱苦地勞動，晚上在煤油燈下愉快地創作。一有空閒，就跑到縣文化館，找老師們談文學，聊生活，談人生。王老師不在，就找朱老師，朱老師不在，就找冉老師，冉老師不在，就找李克勤老師，李克勤老師閱歷豐富，熟悉文壇，對當地文史和民間文化研究頗深。那時候的《群眾文化》小報雖因經費問題，只能一個季度出版一期，但卻團結了一大批業餘文藝創作者。1984年3月和10月縣文化館舉辦了「洪雅縣業餘文學創作座談會」和「洪雅縣首屆文藝作品評選暨頒獎大會」，前者有《沫水》編輯部四位編輯老師蒞臨，後者有縣委領導參加，來自全縣各條戰線的數十名業餘作者歡聚一堂，場面熱鬧，氛圍感人。那兩次會議中，最小的作者就是我了，大家都親切地叫我「小

羅大佳



■現今的洪雅縣文化館。

網上圖片

羅》，給予關心，給予鼓勵。而我也算是走出小山村，見了一些世面。文化館的老師們不僅輔導業餘作者，自己也帶頭搞創作，王健老師在《沫水》雜誌發表了報告文學《餘熱》，朱德貴在《沫水》發表了短篇小說《現在當兵的》，他的方言朗誦詩《一度電》以其通俗易懂、幽默風趣的風格多次搬上舞台。李克勤老師在省市級報刊發表了不少文史研究資料。那時候的編輯因其地位很高，被作者戲稱為「編輯老爺」，但縣文化館的老師們待人熱情，沒有架子。記得有一次進城交完公糧，想去文化館找老師們聊聊，路上老是聽到後面響起自行車的鈴聲，讓路又不超前，回頭一看，原來是王老師騎着自行車在後面跟我開玩笑。還有一次，在文化館看到王老師的手背被劃破了，滴着血，問他怎麼回事，他說路上被一個農民的背兜掛破的，他也不要那個農民賠償，說人家也不是故意的。這些事給年少的我印象很深，明白了文品和人品的涵義。

可惜好景不長，朱德貴老師調到縣委宣傳部擔任副部長，王健老師調到縣委辦當秘書，先後出任縣廣播電視局副局長，縣委政研室主任，縣保險公司經理。冉老師先調縣民政局，後調工商局。關於王健老師調出文化館有一個傳聞，說是他那描寫居民委員會主任的報告文學《餘熱》得罪了縣勞動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把他叫去辦公室狠狠罵了一頓，回來滿肚子委屈，覺得文人沒權，受人欺負，於是開始走仕途。

不管什麼原因，總之文化館的老師們升的升，調的調，《群眾文化》小報轉換為油印刊物，出版一期後也就停了。後來縣委、縣政府雖然又從學校調了一位老師到文化館去，但那熱火朝天的群眾文藝創作局面已經永遠地一去不復返了。

1987年1月，正值國家文化部等部委聯合發文要求全國各地深入開展「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搜集整理工作」之際，負責此項工作的李克勤老師把我聘到文化館，到各鄉鎮文化搜集整理民間傳說、故事、歌謠和諺語，參與編輯，因工作出色，榮獲了省文化廳、省民委、省文聯等五單位聯合頒發的嘉獎證書。這項工作雖然工資低，但積累了民間文學知識，提高了文學修養，為日後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1991年我開始正式在報刊發表文學作品，在《樂山報》、《四川農村報》、《四川文學》、《人民日報》時有刊登。在組建文學社團、自籌資金辦起《瓦屋山》報後，恰逢洪雅縣林場開發瓦屋山，接管了該報，並解決了我的身份問題，從此走出農村，吃上皇糧，有了一份正式工作。

如今我已發表文學作品近百萬字，榮獲國家地方文學獎項10多次，多篇作品被收進中小學語文輔助教材，出版了散文集《一個人的故鄉》。已經在文壇上小有名氣的我，時常想起兒時的文學夢，想起兒時的文學啟蒙老師，如果當年不是遇到他們，而是遇到黃先生筆下的「何大詩人」，今天的我又會是什麼樣呢？

字裡行間

■黃仲鳴

文字病

教授學生新聞寫作，改得最多的是西化句，其次是蛇足句。如某報以下的句子：「九龍昨夜凌晨發生的土撞毀路牌碎石『四輪朝天』驚險車禍，更導致附近大廈鹹水管遭飛彈路牌擊破，的士司機傷送醫院治理。」文字之詰屈聱牙不說，文末的「治理」，就是蛇足；送醫院做什麼？當然是治理，何須畫公仔畫出腸？又如「兩車相撞，途人目睹慌忙報警求助」，「求助」也是蛇足。

再看下句：「文化部和中國戲劇家協會聯合舉辦的全國優秀劇本評獎中，得獎的劇作家有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專業的、業餘的，還有不少女作家。」後面一句簡直是蛇足，難道上述老、中、青、專業、業餘的沒有包括女的嗎？而這句實有歧視女性之嫌。

學生大多數愛「我手寫我口」，沒有文采不說，更沒邏輯思考；斬除蛇足，行文不僅精要，更留有空間讓讀者思考。近日讀了一部李明潔寫的《語病百講》，將各病分為「語法病句」、「語義病句」和「語用病句」。特據各病的病徵，舉出一些例子來談談：

語法病句：
(一) 在認人手續時，事主沒有認出值得嫌疑的人。
(二) 六名委員因受賄醜聞被驅逐出國際奧委會，世界各地報紙關於這起震驚國際體壇的事件都作了詳細報道。

第一例中的「值得」，在中文語法上，屬於謂賓動詞。謂賓動詞要求賓語一定是非名詞性的動詞或者動詞，「嫌疑」是名詞，所以一定要用是動詞的「懷疑」。
第二例中的「關於」，應是「對於」。兩詞都屬介詞，意義相近。例句中必須用「對於」，「對於」後面的名詞指動作的受事，「這起事件」就是「報道」的受事。

語義病句：
(一)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不發達農業國輸出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二) 劉青雲那兩道濃厚的眉毛下面，有一雙大而黑的眼睛。

第一例的「不發達農業國」後，應加上「向發達工業國」。既有「輸出」，卻無「輸入方」，句子表義不完整。

第二例「濃厚的」，應改為「濃密的」。「濃厚的眉毛」只應聖誕老人才有；平常人只能有「濃密的」。

語用病句：
(一) 死者任職車行，他的手很巧，修理、補胎都很在行。
(二) 馬教授的父親是位版本目錄學專家，從小學起，古籍就和他有很多接觸的機會。

第一例中的「補胎」和「都」應刪去，因為「修理」已包含了「補胎」。

第二例的「古籍就和他」應改為「他就和古籍」。「古籍」是死物，不會動起來和他「接觸」。

李明潔在《前言》中說，「所謂病句，就是指不合規範的句子」，這話應有保留，有些句子因為泥守於規範，如我所說的「們毒」，和亂用「地」，都是合乎「規範」的，但偏偏就是「病」。學生問如何學好中文？有何良方？我說馬上多看書，揣摩文章作法，和研究修辭之道。這雖是老生常談，卻是不易之理。



■一百個文字病例，都是我們常犯的。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盞」鬼、「嬾」鬼，原來是「讚」鬼！



人：《粵語講呢啲》，捉「精妙」、捉「有趣」！鬼：對呀，我是「鬼」也稱「讚」啊！

插圖中的人所說的「盞鬼」含精妙、有趣之意，人在接觸「盞鬼」的事物後通常心感舒暢。至於「盞」是否本字，歷來眾說紛紛，而人們大致根據以下三個條件去判斷某個字是否本字：

- 1. 專家/權威/大師/才子/達人/所言
2006年，一位被喻為「人肉字典機」的教授在某報提供了一些粵語本字。他指出「盞鬼」中的「盞」的本字是與其同音的字「嬾」；《說文解字》解「嬾」字為「白好也」，有「色白而美好」的意思，引申「好或美」。
- 2. 媒體曾採用
2012年，廣州南方電視台《城市特搜》開設了一個叫「盞鬼廣州話」的欄目，用上解作盞盆、小杯或作為量詞的「盞」作本字。

2014年，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一個與粵語相關的節目叫「嬾鬼歌後語」，就用了「女」字邊旁的「贊」作為「盞」的本字。

3. 年代久遠的記載
1948年，華僑日報一則四格卡通裡其中一幅，有這句對白：「咳到眼祖々々，確唔係幾『讚』！」就用了「口」字邊旁的「贊」作為「盞」的本字，其中「讚」讀「讚」時帶譏笑之意，「確唔係幾

『讚』」的意思是「真係唔講得笑」(有一定的麻煩，手尾可能會很長)。

其實，「盞鬼」的重點不在「好或美」，而在「妙和趣」，因此「嬾」與「讚」充其量是借字！那究竟本字為何，插圖中那隻鬼提到的「『鬼』都『讚』」就有一定提示。

廣東人很多時會用「鬼」來形容一些極端的情況，如鬼咁叻(異常聰穎)、鬼咁靚(相當美麗)、鬼咁蠢(極度愚昧)、鬼咁衰(非常糟糕)等等，所以如果「鬼都讚」那就很厲害了！

廣東人說人「生鬼」是指其言行舉止「『鬼』咁生『動』」。沿此倒裝手法，不難看出從「『鬼』都『讚』」走出了「讚鬼」來；只要把「讚」讀其變調「盞」就出現「盞鬼」了！

話說回來，自從上述教授「出手」後，學界及社會各階層人士無不把他所提供的正寫及其解說奉為圭臬。很可惜，這些解說在邏輯驗證面前，理據顯得薄弱甚或荒謬。這個學者的考證手法開了一個很壞的先河——但凡一些疑非本字的粵詞，人們都會從辭典中「翻箱倒籠」，找來一些近音或近義字作正寫，而事實上粵詞的形成每多源自生活現象，和那些既冷僻又艱澀的字多扯不上關係哩！

- 1 學者是具有認可資歷的人；所謂專家/權威/大師/才子/達人，多為媒體吹捧出來，一般會出版一至數本相關書籍，或曾在報刊/雜誌開設專欄或發表過幾篇相關文章，又或在電台或電視台主持相關節目或擔任嘉賓主持。
- 2 「々」(日本字)是一個表示重複的符號，源自台灣日治時期，據說由「同」的草書「同」轉化過來。
- 3 「泉」讀頁(jit6)/ nip6，解標準。
- 4 「翻箱倒籠」，亦作「翻箱倒櫃」、「翻箱倒篋」，當中的籠、櫃、篋都是箱子；「籠」讀讀(lung5)，「篋」讀狹(haap6)。由於箱子多由「木」造，且「籠」與「雙」音近，有人便寫成「翻箱倒櫃」；查「櫃」讀龍(lung4)，指窗戶或養蠶的籠籠，不是箱子，故「櫃」只是俗寫。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豆棚閒話

■甘遂

淺談田炳信詩歌及氣質

好詩屬於整個人類大眾，就好比一株慢慢成長起來的胡楊。歷經千年不倒，倒下千年不朽的品質。好的詩人應該全力追求偉大的頭腦和心靈，並且還需發揚藝術純粹的品質。然而當境詩壇幾乎崇尚口語化的趨勢下，田炳信先生卻堅持著發揚史前之詩，這些詩初看起來，怪誕離奇，也不具當境通俗的情境。有些人說：「他如怪味的胡豆，愈嚼愈香。」事實上的確如此！他的詩就是蠻荒曠野大風颯颯之歌。它像黑房裡的一面鏡子，假設沒有反射，我們無以看到光線。這也是詩人存在的本分散發的一種具有傳統強硬的靈性之光。

在田炳信先生的心目中唯一的詩是發自內部的，所以它的「力量」不能被認作是一種外在的形式。如果離開原意意識美將是漂浮之物。美在詩中它自己存在的原因，這完全不能跟當下的流行詩歌的唯美主義相混淆。但在他的詩裡，句子的涵義是——在「力量」或命運的掌握下，美是被拋棄在荒野中的偶然存在，如行走在樹林中的野獸。因此他的詩用詞確定而且自信，它的修辭姿態接近了古語的邊界，然而他也拒絕跨越這個邊界。他的「生精」要求我們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但他的詩實在太精巧了，以至於很多詩人難以做到這一點。因為古語太多已經喪失，但留下的卻在他的詩中得到充足的運用。這在我看來，正是他的語言表達中積極的必然性的本質。因為他的藝術意識形態來自於對遠古文明的追求。確切地說，他的畫和詩總是遊走在商周或者更遠的原始意識中，在一定程度上，並可以給研究夏商周斷代史的專家學者們一個自然文明的詩意空間和考古學的依據。

從他的詩裡一直都明顯帶着的岩畫風格，甚至在他創作的繪畫作品中，看上去就像彌爾頓筆下的那位莎士比亞式的撒旦。對語言製作的控制力是如此之強，以至於頭腦中所有失控的東西都被語言表達的力量

必然性組織起來。這在田炳信先生那裡，對古語表現得最充分，超過任何其他詩人。因為他給我們的一個印象就是他對這種能力感到的狂喜和熱愛，當他寫一首詩如一棵樹上長出葉子一樣自然，那就是他把這種能力跟原意識「有機類比」聯繫在了一起。如自然中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的風聲或流水聲是一致的。這也是他想闡明的必然性觀念，這也是他不可避免的用詞，但決不給讀者可以預料的辭藻。

然而「詩性」這一古老的觀念，來自我們稱之為「意識本質」的原生態之美。在我看來，我們所期望的詩性具有的語言表達的透徹功能，正是發源於它。而田炳信先生在體驗的過程中，領悟到一種深刻的回應是一種與自然認同的願望。這種慾望也成為所有藝術家們所注視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崇高豪邁的雄心裡散發出來的品質。這也就像華茲華斯所說的一種始終關於存在的意識。「人類曾經對世界對宇宙是有過整體認識的。如神話，先民的早慧令我們吃驚，我寧可把那看作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也正是田炳信先生旨在以極簡的風格包蘊了它豐富的內容，在有限的空間內塑造出多種層次，以美妙有力的藝術形式「達到創造或重塑詩歌原型的位置」。

從詩整體來看，他將豐富的內容濃縮於短詩之中，對詩藝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一方面，通過節奏和韻腳製造「餘音繞樑」的聲音效果，通過字句的聯結引發思維的躍遷以生成「意義的漩渦」；另一方面，通過抽去具體的事件而集中於情境氛圍的營構，引發讀者們的情感激盪或思想的共鳴。而作者就像穿越到古代的田野，把莊稼的種子撒到現代的土地上，這幾乎是超越時空意義上的耕種。田炳信先生正因為樂於在那些荒涼的小路羊腸中繼續弘揚中華文化的種子，於是他或具象或抽象的表現，源於內在的熱愛。這種從裡到外的喜好也成了他的一股來自於內心的原始動力。

來鴻

■閔凡路

為人民服務賦

人民，乃國家之本，社稷之主。千秋歷史人民寫，萬代基業人民鑄。

毛澤東立黨名言：「為人民服務」；共產黨為政要旨：為百姓造福。根植人民，就是根植沃土；心有群眾，才會心有宏圖。黃洋界炮台，南泥灣茅廬，揚子江渡船，天安門鐘鼓，見證革命洪流之壯闊；浦東傳奇，深圳速度，太空飛舟，高鐵上路，彰顯人民力量之威武；家庭餐桌日豐，農民腰包漸鼓，假日遊客火爆，廣場老人歡舞，記錄普通百姓上揚之幸福指數。

官出於民，為民之僕。人民利益無小事，夙夜在公；「苟利國家生死以」，心無旁騖。勿論高居廟堂，抑或遠處江湖，勿論順時逆境，抑或高峰低谷，心繫萬家憂樂，民間甘苦；胸襟社稷安危，民族榮辱。一行一業，一村一戶，呼聲怨聲，苦難難處，須勤思常念，善解樂助。肝膽相照，路遙知馬力；禍福相依，風雨豈畏途？「他為人民謀幸福」，堪稱最美

讚譽；口碑勝金杯銀盃，方為最大財富。張思德、白求恩，名垂後世；焦裕祿、孔繁森，芳留千古。偉哉！有情有義，乃赤子襟懷；無私無畏，真寒梅風骨！「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人之信念、道義、鏡鑒、尺度。

征途漫漫，留下偉大行者之足跡；青山處處，掩埋平凡戰士之忠骨；大河滔滔，訴說開拓者之艱辛；史書卷卷，銘記為民者之付出。一身正氣，男兒有擔當；兩袖清風，中流作砥柱！「不學李自成」，毛公當年示警防腐；敢效包文正，猛士今朝重拳伏虎。勿忘人民，事業長青；勿負人民，江山永固。載舟覆舟之理，公僕謹記；興國強國之業，青史當書。

回首崢嶸歲月，民族解放之戰，令神州煥彩；縱目壯麗山河，國人圓夢之旅，引全球矚目。天降大任於吾輩，奮力改革，義無反顧，砥礪前行，永不停步！

絲路詩絮 獻給中國外交官 莫拉·阿利(塔吉克斯坦) 王開文譯